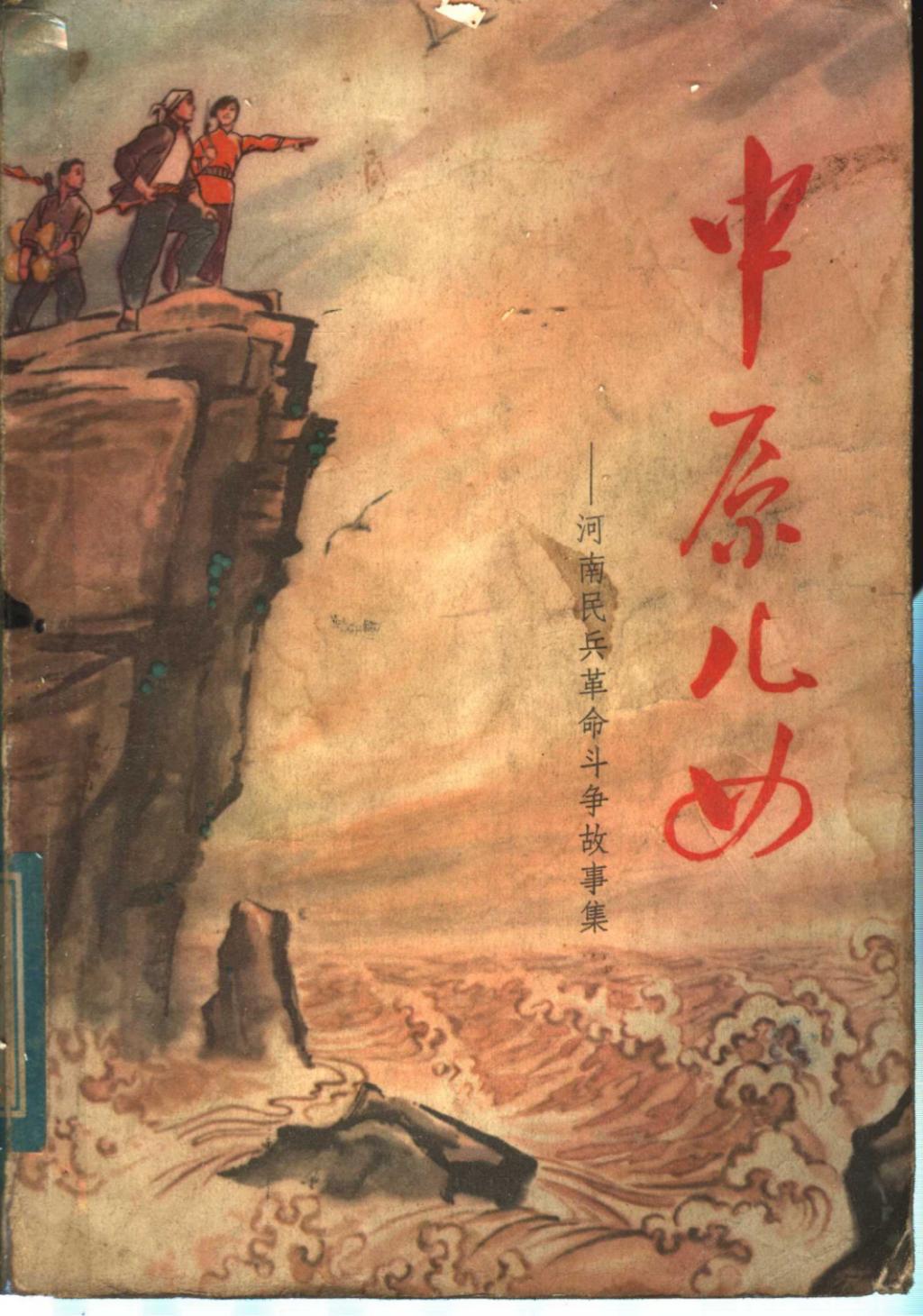


中原儿女

——河南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



中原儿女

——河南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

河南省军区政治部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原儿女

——河南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

河南省军区政治部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76年1月第一版 1976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0 册

统一书号 10105·111 定价 0.90 元

目 录

- | | |
|---------------|---------------------|
| 洪山烈火 | 王保源 (1) |
| 铁道怒潮 | 赖国清 (26) |
| 小侦察 | 邹振起 (50) |
| 造炮的故事 | 丁 一 (67) |
| 楼车李 | 陈醒民 (89) |
| | |
| 洪河岸边 | 徐世信 陈连枝 (105) |
| 土坦克 | 云祥 育良 世祥 (120) |
| 越河送棉 | 段延锡 (138) |
| 桥断车飞 | 梦 海 (161) |
| 炉火通红 | 清 宣 清 武 (181) |
| | |
| 黄河飞渡 | 张世黎 辛 兵 (204) |
| 奇袭古仙镇 | 满永振 (226) |
| 担架队长 | 隋 碩 (247) |
| 擒“虎”记 | 博 理 向 党 恭 福 (262) |
| 三月三 | 西 扶 (282) |
| 风雨黄河渡 | 渠世忠 焦志柏 (301) |
| 巧捉“铁鸟龟” | 刘树浜 (315) |

- 智擒顽匪 尉武 根生 (333)
城防图 魏世祥 (352)
云蒙儿女 万民 宪景 玉杰 (378)
激战之前 邓武 周焯 (393)
春来牵牛 邹鼎芬 (413)
梁大娘 项 周 (434)
护枪 王子安 (454)
黄河堡垒战旗红 于 缨 (470)
路 单沈 胡建 (491)

后 记 (505)

洪山烈火

王保源

一九二七年十月，位于豫南山区北部边沿的洪店地区，连续下了几天大雨，大地灌成了水汪汪的一片。天空密布着乌云，旷野弥漫着雨雾，乱云飞渡的山涧，好似蒙上了一层黑纱，把个风景如画的锦绣山河罩得暗淡、阴森。然而，巍峨屹立的洪山并没有被这风雨迷雾所征服。它峻嶒挺拔地矗立在群山之中，风雨只不过洗刷了它身上的尘埃，使它显得更加苍莽俊秀。它那钢打铁铸般的峰峦穿破乱云，好似一把锋利的宝剑直刺云天，要斩断妖云、拨开魔雾，正准备迎接光彩夺目的红日。

—

那天傍晚，从洪山脚下崎岖的山道上，冒雨走过来一个壮实的汉子。他身披蓑衣，头顶斗笠，身材魁梧，年龄约在三十岁左右，浓眉下闪着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一边走，一边用他那粗壮有力的大手抹去落在脸上的雨水。他就是活跃在洪店地区的我地下党员洪亮。

在湖南农民运动的影响下，今年春天，洪亮组织发动了洪店地区的农民运动，后来由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破坏，赤卫队被解散，洪亮的赤卫队长被撤职。但是洪亮并没有被错误路线的压力吓倒，他带领十二个赤卫队员来到秀山，找到了我党在这一地区的负责人。这位负责人是从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回来的，天天给洪亮传授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到的革命理论，并让洪亮他们在秀山一带开展农民运动。如今，洪亮带着毛委员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所作的重要指示和湖南秋收起义的喜讯，肩负着建立农民武装的重任，返回离别半年的家乡。

出了洪山，再走五里就到了洪亮日夜生活战斗的地方——狮河。洪亮心里是多么激动啊！在这块土地上，记载着洪亮的苦难家史，留下了农友们的战斗足迹。半年前，这里到处是红旗飘舞，歌声朗朗，一片光明。还是这块地方，如今却是阴云密布，一片沉寂，无限黑暗。和自己并肩战斗的农友们现在仍然处于迷茫黑暗之中。想到这里，眼前浮现出洪老大、张大叔、李猛、于智等许多农会战友的形象。他们是多么渴望见到光明啊！洪亮深深地吸了一口家乡的空气，加快步伐，向前奔去。

在雨雾茫茫的黑夜，村子里隐约闪烁着一星光亮。

张大叔的茅屋里，聚集着十来个农会骨干，围坐在油灯的周围。用棉花捻成的灯捻发出闪闪的光芒，散发出豆油的香气。他们正在研究如何抗租的事情，心里思念着洪亮。

李猛攥紧了拳头，虎虎势势地说：“上回要是按洪亮哥讲

的理，横竖不丢刀把子，把赤卫队拉进山去，咱也不会受恁大的祸害。”

被人称作农会军师的于智拔了一下灯捻，兴奋地说：“前几天我到洪店赶集，碰见从秀山来的亲戚，说他听过洪亮传达毛委员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作的讲演，他说凡是听讲的人，都好象在黑咕隆咚的夜里看见了太阳，眼亮了，心也齐了。”

大勇说：“咱就盼望着这一天哩！”

人们议论着，气浪吹打得灯火直扑闪。突然，外面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窗前传来担任放哨的张大叔的女儿小樱的声音：“爹，有人朝这边来了。”张大叔“噗”地吹熄了灯，屋里霎时一片沉静。不一会，听到一阵轻轻的脚步声在门前停下来，接着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张大叔一听，这是半年前农会使用过的暗号，低声问：“谁？”门外传来熟悉而又亲切地回答：“我，洪亮。”大家十分激动，刹那间，屋里沸腾起来：有的忙着点灯，有的拥向门口。张大叔搬掉顶门棍，随着门开，一个高大的身影闪了进来。他，正是日夜盼望的洪亮。张大叔随手顶好门，李猛一下扑到洪亮跟前，喃喃地说：“洪大哥，你可回来了！”洪亮紧握住李猛的手，又轻轻地擦掉他眼里滚出的泪花，然后用亲切的目光扫视了一下朝思暮想的战友，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停了一会，洪亮问道：“等急了吧？”张大叔答：“眼都快望穿了。”李猛说：“洪大哥，快领俺们干吧，大伙一肚子的火气快要爆炸啦！”

洪亮望望大家，突然觉得眼前少一个人，急问：“洪老大呢？”这一问，屋里立刻沉默了。大家沉着脸，谁也不再说话了，只听雨打屋顶发出的“噗簌噗簌”的声音。这伙铁打的硬汉子，此时也止不住眼泪一滴一滴地落下来。大勇憋不住了，抱着洪亮抽泣起来，哽咽地说：“我爹他、他牺牲了……”

于智沉痛地说：“你们突围以后，洪老大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可是，半年前命令咱解散赤卫队、交出武器的那个人，后来投降了国民党，出卖了洪老大。上个月，赵养轩把洪大叔杀害了。”

洪亮止不住热血翻滚，怒火填膺。赤卫队副队长洪老大的高大身影闪现在眼前。他是我党多么优秀的党员啊！他淳朴、热心、果敢、坚强。任凭敌人悬赏缉拿，“围剿”搜捕，都未曾动他身上一根毫毛，然而却被披着共产党外衣，混入革命内部的投降派所暗算。洪亮禁不住用攥紧的拳头朝桌上一击，慷慨地说道：“披着羊皮的狼更危险，他们阴险毒辣，能够起到土豪劣绅起不到的作用。但是，乌鸦扮不成凤凰，黑云遮不住太阳。如今，毛委员给咱拨开乌云，送来了光明。咱们要把憋在肚子里的火喷出来，把仇恨凝结在一起，把悲痛化为力量，挺起腰板继续干！”

李猛一卷袖子说：“干吧，只要说替洪老大报仇，替牺牲的农友报仇，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张大叔接着说：“现时乡亲们的革命热情就象夏天的干柴，一点就着。”

洪亮听完大家的议论后说：“开展武装斗争，是毛委员发出的号召，是全国劳苦大众的共同心愿，也是党派我回来的使命。不过，咱要接受上回血的教训，要干成功，就得掌握枪杆子，心头上要永远亮着一盏明灯。”

“心头上要永远亮着一盏明灯？”大家不解地望着洪亮。

“是呀，我这次给大家带来了指路明灯。”洪亮说着，走到油灯前，大伙儿围着油灯坐下。洪亮将身子向前倾斜一下，说：“先告诉大家一个最新的喜讯：今年九月，毛委员在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啦！创建了工农红军。这可是翻天覆地的一件大事啊！”

人们轰动起来。李猛以无比喜悦的心情，一拍大腿站起来高叫一声：“太好了！这太好了！”于智轻轻地拉了一下李猛的衣角，暗示他坐下听洪亮说话。

洪亮继续说：“毛委员最近发出号召，”说到这里停顿一下，瞅了大家一眼。坐在洪亮对面的张大叔，拿着忘记点火的旱烟袋，张着嘴，眼盯着洪亮，生怕漏掉一个字；坐得离洪亮最近的大勇，又悄悄地把身子往前挪挪。平时坐不住的李猛，现在也象个大姑娘，稳稳地坐在那里，恨不能从洪亮嘴里把话一下掏出来。

洪亮接着说：“毛委员提出‘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发动农民土地革命，在有条件的地方举行秋收起义，建立农民武装，同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霎时，屋里沸腾起来。洪亮扑闪着炯炯有神的大眼，脸

上泛出喜悦的红光，从怀里捧出一个红色布包，庄重地放在桌上，然后珍貴地打开，对大家说：“常言说得好，黑夜走路靠明灯，方向得靠北斗星。我给大家带来的指路明灯就在这里。”

大家望去，见红布上面放着一册油印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急忙打开，有十二个用红笔圈着的大字闪现在大家眼前：“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毛委员的话象明灯立刻照亮了大家的心，给农友们增添了无比巨大的力量。

洪亮用手拨了拨灯，十分激动地朗读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聚精会神听讲的农友们完全沉浸在革命真理之中。灯光照射着毛委员的书，映得满屋通红。

洪亮刚念完，张大叔眉开眼笑地说：“毛委员真说到咱心窝里啦。上回打土豪就是因为投降派让咱放下大刀长矛，解除武装，吃了大亏。如今有毛委员指路，可有奔头了！”

“是的！”李猛站起来拳头一扬说：“跟着毛委员，武装打天下，俺李猛就是上刀山，蹚火海，决不后退半步！”

“快合计合计咱们咋干吧。”人们兴高采烈地议论着。

洪亮说：“俗话说，打猎得有枪，捕鱼得有网。”大勇插上一句：“打狗得用棍！”

“对！”洪亮说：“大勇说得好，打狗得用棍，没有棍，狗会扑上来咬你一口。”这番话，说得大家嘿嘿笑了。

“咱们打土豪闹革命没有武器中不中？”

“不中！”人们齐声回答。



科学小丛书

“赵养轩敢那样祸害人，是因为他手里拿着刀把子，又有蒋介石当后台。投降派逼咱放下武器，是和反动派一个鼻窟窿出气，坑害咱穷人。没有枪杆子就没咱穷人的活路！”

“可不，咱上次就吃了他们的苦头。”

“往后，他再骗咱放下武器，想让咱变成绵羊，任人宰割，那是白日作梦！”

洪亮听到这里有意启发地问道：“眼下咱没有武器怎么办？”

“从反动派狗日的手里夺！”

“先拿赵养轩开刀，他有几十条枪。”

“我那里还藏一把大刀！”

“我藏的还有农会的梭镖！”

洪亮看大家精神振奋，情绪高昂，心里一阵激动，想道：毛委员的指示是多么英明啊！如今，全国受苦受难的贫苦人民，多么急切盼望翻身解放啊！只要有毛委员的领导，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顿时感到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激昂地说：“同志们，咱们不但要夺枪杆子，更要紧的还要组织起来，响应毛委员的号召，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咱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

“好，先把咱洪店的火烧起来！”

洪亮又说：“咱这回斗争不是孤立的，有党的领导，有全县农友们的支持，又有湖南秋收起义的路子，再加上咱洪店有革命造反的底子，开展武装斗争有把握。从明儿个开始，咱们就分头到古集、黄寺、竹店一带找原来的农会干部

接头，行动要快，工作要细；一面积极发动群众，作好武装斗争的准备，一面等候党的进一步指示。”

会场象一团火似地燃烧起来，人人出谋划策，争挑重担。天也好象理解人们的心情，渐渐收住了风雨，收起了夜幕，露出黎明的曙光，迎接农友们进行新的战斗。

二

洪亮回来的消息很快在洪店地区的群众中秘密传开了。毛委员领导秋收起义的喜讯象春雷传遍四方。受尽剥削压榨的贫苦农民那布满皱纹的脸上，好象阴天的花蕾见到了太阳，绽开怒放。人们纷纷来找洪亮，探听毛委员领导秋收起义的情况，寻找革命的真理。洪亮、于智、张大叔、李猛等农会干部也不分昼夜地踏遍了洪店地区的所有村庄，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田头上、饭场中、茅屋里，到处可见他们和群众促膝交谈的情景。但是，由于上次农民运动遭到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破坏，一些地方的工作开展也遇到了困难。

这天午后，洪亮刚从竹店开完会，又到工作开展较慢的古集去发动群众。刚进村子，一阵悲惨的哭声传入耳中。洪亮顺着哭声快步赶去，只见原农会干部陈老四的院内围了很多人。大家见洪亮来到，让出了一条路。洪亮进去一看，只见地上躺着陈老四已气绝身亡的母亲。老四的妻子儿女伏在尸体旁边嚎啕痛哭。陈老四象座石雕立在那里，两只拳头攥着，牙关紧闭，瞪圆的两眼滚出豆大的泪珠。洪亮向身旁的

群众询问是怎么回事。原来，上午赵养轩的小舅子赖五带领狗腿子从洪店赶来催收秋租。秋季遭灾的农民连一把野菜也难挖到，哪有粮食交租！赖五听说陈老四当过农会干部，硬说他有意抗租，要捆绑带走。老四的母亲拉着不放，被赖五狠狠跺了一脚，当场气绝。乡邻们闻讯赶到，赖五才放开老四。临走时，赖五还指着陈老四母亲的尸体，狂妄地嚎叫：“谁再欠租不交，这就是下场！”

洪亮听罢，两眼冒火，沉痛地走到陈老四面前说：“四哥，记下这笔血债吧！”陈老四望着洪亮，久久才迸出一句话来：“再不干，穷人没法活啦！”说完抱着洪亮失声哭泣起来。

陈老四的儿子小火猛地站起，从屋里拿出一把利斧，往外冲去。洪亮拦住去路，小火大声吼道：“你别拦我，我要和赵养轩拼啦！”

“和赵养轩拼！”周围的群众也随声怒吼起来。

旁边有个老汉说：“赵养轩有枪有势，咱拼不过呀！上次咱没拼死赵养轩，还惹了祸害。”

有几个年青人冲着老汉顶了起来：“照你说，咱只能任他宰割？！”

洪亮见群情激愤，斗志高昂，正是发动群众的好机会，接上去说：“乡亲们，赵养轩良田千顷，绸缎万匹，骡马成群，这些东西是他劳动出来的吗？不是！是天上掉下来的吗？也不是！全是咱穷人的血汗换来的哪！”

“可不，没咱穷人的双手，他只能喝西北风。”

“可是，咱们一年四季汗水流尽，却落得家无隔夜粮，身无御寒衣，还遭受土豪劣绅的毒手。俺家祖辈给赵养轩扛活，眼下被逼死的只剩下俺一人，今天四哥的老人被残害，到明天，灾难也会降临到别的父老兄妹身上。这个旧世道不推翻，就永世没咱穷人的活路！”

“那该怎么办哪？”那个老汉又插进来说了一句。

“乡亲们，拚死也比逼死强！走，跟赵养轩干去！”小火又要带头冲出院子。

“慢！”洪亮闪步站在一个高处，止住了要往外冲的群众，说：“要干，光有拚劲还不中。拚死一个赵养轩，还会出现蒋养轩、李养轩、王养轩，千百万父老兄妹还是要受欺压，只有打倒国民党的整个反动统治，咱穷人才能永世翻身。”

“就凭咱这几个人能打出一个新天地？”一个老汉发问。

“当然，几个人是不中。可要是咱洪店、咱中原、咱全国的劳苦大众把劲都拧在一起和他们斗争，莫说赵养轩的反动统治，就是泰山也能翻它个底朝天！”

灯一拨就亮，理一说就明。院内顿时活跃起来。

洪亮接着说：“上回咱所以失败，是因为有人出卖了革命，不让咱拿枪杆子反抗，让咱投降，让咱往死路上走。那些人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条路线是失败的路线。如今，毛委员给咱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让咱全国的劳苦大众拧成一股绳，拿起枪杆子，武装打天下。只有这条路才是咱穷人的活路，这条路线是胜利的路线！”

人们又兴奋地轰动起来。连那几个老汉也振起了精神，连连点头表示赞成。

陈老四大步走到洪亮面前，一把抓着洪亮的手说：“兄弟，我太糊涂了。俺娘说：一把野菜一把泪，咽下肚里，忍着过吧。我也想，井水不犯河水，忍着过吧。可是他们不让咱活呀！”陈老四哽咽得说不下去了。

洪亮进一步说：“是的，土豪劣绅比蛇蝎还毒，他们不会让咱安安生生地过下去。不是咱穷人联合起来去打倒土豪劣绅，就是土豪劣绅永世欺压咱穷人，决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啊！”

老四擦了擦眼泪，寻思着洪亮的话，心里更加亮堂了。他转身面向大家说：“乡亲们，毛委员指引的路就是咱穷人翻身的路，幸福的路，不打倒土豪劣绅，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整个反动统治，咱穷人就活不成。咱们要跟着共产党干到底！”

“干！”人们不约而同地吼出一个声音。这声音象万钧霹雳，震得天摇地动。

洪店本来就是有革命传统的地区，经洪亮等人深入发动群众，局面很快打开了。各村普遍秘密成立了农会，暗地筹制武器。洪亮及时地把群众发动情况和大伙研究的斗争打算，向上级党写信作了汇报。

这天，洪亮正帮王大娘劈柴，大勇跑来交给洪亮一封信。洪亮见是上级党的信，立即打开。看后，吩咐大勇马上通知农会干部到张大叔家开会，具体研究武装斗争的计划。